

东方民族主义思潮是二十世纪东方国家和地区的主要政治倾向，
是这个时期各国盛行的政治信仰、情感、思维方式和文化
伦理价值观念的集中表现，是一种政治文化。其共同任务是反帝反殖和发展民族经济；
但在内容和形式上表达各异，绚丽多彩。现代民族主义
必然有全球性和时代性特征，过去说，『越是民族的才是
世界的』，后来又讲，『越是世界的才是民族的』，其实，
民族的和世界的，二者互相联系又彼此区别。

DONGFANG MINZU ZHUYI
SICHAO

东方民族主义

思潮

彭树智◎著

.. 013345096

D093
01

彭树智◎著

东方民族主义思潮

NGFANG MINZU ZHUYI
I C H A O

族主义思潮是二十世纪东方国家和地区的主要政治倾向，时期各国盛行的政治信仰、情感、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集中表现，是一种政治文化。观念表现为国家观，其共同任务是反帝反殖和发展民族经济；内容和形式上表达各异，绚丽多彩。现代民族主义全球性和时代性特征，过去说，‘越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后来又说，‘越是世界的才是民族的’，其实，和世界的，二者互相联系又彼此区别。



人民出版社



北航

C1653598

D093
01

责任编辑:杨美艳

封面设计:肖 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民族主义思潮/彭树智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5

ISBN 978-7-01-011932-8

I. ①东… II. ①彭… III. ①民族主义-政治思想史-研究-亚洲

IV. ①D0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65644 号

东方民族主义思潮

DONGFANG MINZU ZHUYI SICHAO

彭树智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2.75

字数:370 千字 印数:0,001-2,500 册

ISBN 978-7-01-011932-8 定价:5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第二版序言

《东方民族主义思潮》出版于1992年,距今已经20年了。现在的再版,完全是由于读者的需要。

近十几年以来,不少人希望得到它。然而,由于印数有限,加上出版时间太久,以致许多人的需求都得不到满足。他们或来电、来函,或托人,或来人请求购买它,有些人还远道而来到西安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资料室复印它,但往往因书被借完不得不失望而归。特别是在1995年它获得国家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以后,有关民族、中东和南亚问题的研究者和爱好者,对它的需求与年俱增。随着书刊论文对它引用率上升^①,要求再版的呼声时有所闻。

2010年《史学理论研究》第3期,发表了关于《东方民族主义思潮》一书中有关“科学鉴赏力”与求实精神问题的论文^②以后,引起了一些研究生的兴趣。然而,由于该书早已绝版而无法购到,于是呼吁再版之声再起。现在,经过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黄民兴所长、韩志斌副所长和人民出版社杨美艳编审的大力鼎助,该书再版的长期愿望终于如愿以偿。值此再版之际,我首先要向他们的辛劳致以衷心的感谢。《东方民族主义思潮》是我的人类文明交往历史观念的思路起点。鲁迅在《坟·文化偏执论》中说:“人必发挥其自性,而脱观念世界之执持。”这种“自性”就是学者自己独创性的学术个性。这种“自性”品格,就历史学科而言,离不开史论关系。因此,借此书再版机会,谈谈自己的治史心得。

① 据不完全统计,1992—2003年间,该书被各种刊物和书籍引用有近百处。

② 见该刊发表的孟庆顺、范若兰的论文:《历史研究中的“科学鉴赏力”与求实精神——从〈东方民族主义思潮〉看彭树智先生的治学方法》。另见王铁铮、黄民兴编:《树人启智——彭树智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9—162页。

一、由史人论与史论结合

为这本 20 年前的作品写前言,使我的思路回到了当时的书路历程。这本书的成书,可以说是一个由史入论和史论结合的过程。它的前奏是战争史和人物史,其代表作是 30 年前出版的《阿富汗三次抗英战争》、《印度革命活动家提拉克》和 27 年前成书的《无政府主义之父巴枯宁》^①。其后续的成果是《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史》^②。此后续成果虽是史论结合的体例,但主要是历史,其特点是用类型分析的方法,探讨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思想、政治和社会经济改革运动。当然也涉及该地区的一些民族主义代表人物(如孙中山、甘地、凯末尔、柴鲁尔、卡德纳斯等)的思想的叙述,但重点在运动史。

《东方民族主义思潮》是由史入论和史论结合过程的结果。书中着重研究了东方民族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的理论与实践,是对《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史》的发展和深化,是史论结合之后的论从史出。这里的史,是自然史、人类史、世界史,尤其是文明交往的历史,其中心是人的历史,突出表现为民族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的理论与实践活动。人类历史真正发展为世界史,是从 16 世纪以后的生产力发展和交往普遍化以及活动范围具有真正世界性特征开始的。由史入论和史论结合的学术史规律这时也具体化为人类在全世界范围的活动史。历史转变为世界史,是我研究东方民族主义思潮的枢纽、脉络、背景和思路,而代表人物的思想、理论、实践,则是内在的核心、精神和灵魂。这种世界潮流和东方民族主义思潮之间是以主要代表人物的社会活动为主轴而互为因果,并且是在东西方文明交往中互为依存的。恩格斯说过:“主要人

① 《阿富汗三次抗英战争》和《印度革命活动家提拉克》分别由商务印书馆于 1982 年 3 月和 8 月出版。这里应当感谢陈翰笙老师,两本书的书名都是由他最后定名的。《无政府主义之父巴枯宁》于 1985 年已印成书,由于客观原因,陕西人民出版社推迟于 1988 年出版。

② 《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史》是《东方民族主义思潮》的姊妹篇。两书分别由西北大学出版社于 1987 年 2 月和 1992 年 4 月出版。《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史》的主要内容已缩写入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现代史编》上卷第七章,见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11—258 页。

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①本书中许多代表人物的思想都有东西方文明交往联系这一世界性的时代显著特点,尤其是孙中山那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②的名言,很好地概括了东方民族主义思潮与世界潮流与时俱进的文明交往的自觉性。

由恩格斯关于主要人物的“历史潮流”和“时代的”“思想代表”关系的论述中,我想起了爱因斯坦在晚年的一段话:“历史教学应该广泛探讨伟大历史人物独立思想和杰出判断力对人类社会所做出的伟大贡献。”^③这是他回答纽约州教育部门官员采访时的谈话。作为一位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他关注历史人物的思想和判断力对人类社会的作用问题,对我们研究社会思潮,也是有启发的。我在《东方民族主义思潮》一书中,提出了“政治文化”概念,这是我由史入论和史论结合的一个理论思考。我在本书卷首叙意中是这样概括这个概念的:“民族主义思潮是20世纪东方国家和地区的主要政治倾向,又是盛行的政治信仰、情感、思维方式和伦理价值观,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政治文化。它在共性上集中表现于政治文化的核心——国家观上,共同的任务表现为反帝反殖和发展民族经济方面;同时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又表现为个性各异、绚丽多彩。”

关于“政治文化”问题,在此之前我已多次思考它与民族感情、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思潮、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我在《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史》出版的第二年,即1988年12月22日在该书的封面内页上,写下了一段感言,其中谈道:“作为一个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者,应从政治哲学和文化视野角度出发来看待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者总有自己的政治哲学和文化观,而二者的核心思想是民族国家的思想。”“民族国家的观点常受到世界主义、联邦主义的批评,也遇到全球化和跨国公司资本利益的挑战,然而在国际关系

① 恩格斯1859年5月18日致拉萨尔的信,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3页。

② 孙中山的名言,见本书第一章第一部分。在世界潮流的大背景下,个人主观因素所起的作用,通过个人的理论与实践活动的拓展而体现出来。两者结合在一起,并且是相互作用的。

③ Walter Isaacson, *Einstein: His Life and universe*, New York, 2008, p.6.

中,民族国家的主权观念,仍然是不可动摇的。”“民族主义”、“民族国家”这些概念最早产生于近代欧洲,有法兰西民族主义、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主义、日耳曼民族主义、意大利民族主义、斯拉夫民族主义等,其中心是“民族国家”观念。“民族主义有政治层次和文化层次,这是民族主义的两个交叉层次,而建立民族国家则是最高的政治目标。民族命运首先是民族独立,是建立主权的民族国家,平等地与其他国家交往。东方的民族主义呢?列宁讲了一些。20世纪的东方也许民族主义成为最重要的政治文化现象。”这是当时我思考的真实记录。

在《东方民族主义思潮》出版之后的20年间,随着亚非民族独立国家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政治文化已成为民族国家和民主政治的依托和价值目标,是建设体现各国自身民族精神和改革发展方向的核心问题。这些民族国家与发达国家不同,它处于建构过程之中。这些民族国家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对核心价值观的确立,也就是建立新的政治文化,或者广义上的政治文明,更具体地体现,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相并列的制度文明之中。它既是政治制度的,又是精神文化的,还有民族、宗教和地区的特点。它的复杂性反映了脱胎于殖民体系废墟上建立的亚非民族国家体系的多样化面貌。这种情况与欧洲民族主义有相似之处,如汉斯·科恩在20世纪60年代所说的那样:“在其初始之际,民族主义打碎了传统的、陈腐过时而束缚人的社会秩序,并以人类的尊严感、以参与历史为骄傲的满足感填充着追随者的心灵。这种使人类获得解放的感情,正是19世纪欧洲早期民族主义的特征,正如今天的亚洲和非洲一样。”^①20世纪亚非民族主义和欧洲民族主义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发生,又有着人类文明交往规律表现的共同感情和理念。在政治文化上有法国的政治民族主义和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②,以及“在对民族界定的历史上,常常对典型的法国观念(土地与公民)与德国观念(血统与文化)进行概括性对比”^③。东方民族主义同样也具有使人获得解放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自尊、自信和自强的精神。正因为如此,我经过了编写《世界史》、《二十世纪中东

① Hans Kohn, *The Age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1962, p.12.

② 见李宏图:《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③ 见吉尔·德拉瓦诺:《民族与民族主义》,郑文彬、洪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中文版,第101页。

史》、《阿拉伯国家史》、《中东国家通史》和《中东史》的史论结合的漫长过程之后,再度反复思考酝酿,从而进入人类文明交往理论领域之中。这是一个新的世界历史与理论结合的思考过程。萦绕脑际的东方政治文化概念就汇入了自然史、人类史、世界史,特别是中东史研究之中,从而进入人类文明交往理论,尤其是与文明交往自觉的新的由史入论的思维过程之中了。^①

走笔至此,我用一首小诗《西东谣》以寄托所思:

西潮涌起东潮动,东方西方异中同。水流河东与河西,气变东风又西风。西园载酒东园醉,东林咖啡西洋醒。世界熙攘为权利,环球哪复计西东。历史统一于多样,事物万变归常恒。人类关注生产力,交往自觉共文明。

二、民族主义问题研究的路径

民族主义是建立在以血缘、地域、经济、政治、文化为基础的社会思想观念形态。它是“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现象。它具有人类性、世界性和时代性的文明交往特征。现代民族主义必然有全球性的世界意识层次。这是时代特征的表现。过去说,“越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后来又说,“越是世界的,才是民族的”。其实,民族的和世界的,二者是互相联系又彼此区别,在全球化交往时代,人类新的文明创造把二者更普遍、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动的统一体。它昭示人们自觉地关注文明交往规律,时刻把发展民族国家自身利益与发展人类文明进步,把维护民族国家自身利益同维护世界和平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在这里,我想起了美国和英国两位学者在2000年以来的观点。一是罗伯特·赖克于2000年11月24日以《民族主义应突出其积极方面》为题发表在《洛杉矶时报》上的文章。这位美国学者认为:民族主义具有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一个国家如果不能选择积极的民族主义,就会助长消极的民族主

^① 见彭树智所著《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第二卷,第7集:民族国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55—736页。其中第一编“现代全球”编,第二编“民族主义”,第三编“中东民族主义国家”中,多次提到《东方民族主义思潮》一书中的有关问题。

义;积极的民族主义可以缓和变革带来的负担,而消极的民族主义则不愿意承担全球的责任。他的结论是:“民族主义不是危险。真正的危险在于允许消极民族主义者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披上爱国主义的外衣。”

罗伯特·赖克谈论的是世界各国的民族主义,而不仅仅是东方民族主义,更不仅仅是 20 世纪的东方民族主义。这又使我想起来一些西方学者笼统地把民族主义作负面意义理解的倾向。这种倾向如此强势,以致使得英国学者戴维·米勒为避嫌,从而用“民族性”代替了民族主义。他写的《论民族性》一书,已由刘曙辉译,译林出版社 2010 年出版。和罗伯特·赖克不同,戴维·米勒把民族主义分为“可辩护版本的民族原则”和“不可辩护版本的民族性原则”。他对“可辩护版本的民族原则”的解释是:(1)是因为它主张民族认同是个人认同的合法性源泉;(2)承认同胞之间的特殊义务是正当的;(3)民族在政治上的自决有充分的自由。他所说的“民族性”实际上就是民族主义的政治文化内容。作为一个学者,其民族主义情绪肯定会影响其研究问题的科学性,其学术成果肯定会减弱研究的客观性。对此,我认为,既要用同情和理解的心态对待民族主义,也要超越民族主义而用人类文明交往和世界历史眼光来探研它演进的全过程和各种思想文化理论的变化,并且在其中增强学术研究的自觉性。

我在最近几年的思考中,越来越感到东方民族主义是一个多样的复数概念和动态的变数概念,也是一个多元的和复杂的民族民主的政治信仰和价值观。我在最近完成的《烛照文明集》书稿第 18 节《民族主义和民族性》、第 35 节《“东方”概念的演变和民族主义》中,对《东方民族主义思潮》中的一些问题,又作了新的思考。我发现,像研究任何学术问题一样,对民族主义问题既不能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也不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尤其不能像开特快车一样,匆忙作出结论。对主权国家在文化上、政治上的普遍认同,是民族国家的本质,民族主义是各国公民“对国家认同的工具”^①。我仍然坚持我 20 年前的观点:在主导的热爱民族国家的普遍性与合理性之外,还要站在更高的历史观点上和更深的人类文明交往自觉的思考点上,冷静客观而全面分析其进步

① 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22 页。

与落后、自由与集权、民主与专制、适度与极端、现实与空想、狭隘与霸权等复杂因素的交织与变化。^① 有的学者把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甚至于同纳粹主义相混淆,其原因多在于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或者对诸家说法未能深思,或者在政治浪潮面前缺乏清醒态度而人云亦云。记得列宁说过,在政治喧闹和理论纷争中,每当犹豫不决的时候,要问一下“对谁有利”的问题,之后,就会更客观更全面一些。科学研究要义是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和对不同问题区别对待,自觉地把握事物之间联系的适度和基线。研究民族主义问题,理应持同样态度。

三、科学鉴赏力和诗意治学力

在《东方民族主义思潮》的“卷首叙意”中,我以“科学鉴赏力”开头,以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中引用张载的《咏芭蕉诗》结尾。这种首尾呼应的表述,使我至今还感受到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治学思路、治学情趣和治学方法上相通的智慧力量。对英国数学家哈达马和杰克昆斯的《数学领域中发明的心理学》与贝弗里奇的《科学研究中的艺术》,我不再重复它们对我的启发,因为本书谈论较多,而且开头提到的孟庆顺和范若兰教授在论文中也有详细的分析。在这里我只就与科学鉴赏力与诗意治学力相关的“史趣”审美意境作一些补言。

研究历史,有三点较为重要。第一是史实,这是治史之基;第二是史论,这是治史之魂;第三是史趣,这是治史之态。史实、史论问题,在写《东方民族主义思潮》之前,我注意较多,而对史趣的关注,主要是从此书成书过程中才真正起步。两位英国自然科学家的著作中的思路,首先使我兴趣盎然,而清代学者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给了我很大启发。钱大昕是一位被称为“通儒”的大学者,他仿顾炎武《日知录》体例,写成读书随笔《十驾斋养新录》^②,其中考证古义、校订误文,着重于经史研究。陈垣认为,《日知录》在清代是第一流

① 见本书“卷首叙意”第四部分“立意和结构”。

② “十驾”源自《荀子·劝学》:“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马早晨驾车,晚上卸驾,一天路程为一驾。十驾即马走十天的路程。此斋名为钱大昕自谦之称。

的,但还不是第一,第一当推《十驾斋养新录》。钱大昕的治学“养新”思想,是我在西北大学历史系读书时,《国史旧闻》的作者陈登原老师在“史料学”课上讲的。写《东方民族主义思潮》时,我想起此事,于是重读《十驾斋养新录》。此书极其简短的序中,把这种“养新”精神用宋代学者张载(字子厚)的《咏芭蕉诗》诗意般地表现出来,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灵。学贵创新,而创新首先要固本,固本除了有扎实史实之基和高远史论之外,还要有养新的物我一体的诗意史趣意境。这是一种用张载的哲理诗表达的“芭蕉绿叶精神”。

体现这种形象化精神的《咏芭蕉诗》,其实只有下述28个字:“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愿学新心养新德,长随新叶长新知。”然而,正是这首短诗,以其艺术审美与哲理的诗意、诗心和诗性,把治学与芭蕉绿叶的生生不息过程统一得如此有机、深刻,可以说在芭蕉吟咏诗中是鹤立鸡群。^①张载不仅重视“新”,尤其关注“心”,而且把二者与“新德”联系在一起,表现了他的价值论和道德心性论。细心品味此诗,再结合治学实践,张、钱二人在心、新二字上如影随形,相互关联,道出了“文律运周,日新其业”(《文心雕龙·通变》)中所蕴涵的文贵创新的本质。芭蕉新枝舒展、新叶日长,学人新作迭出、新心与新德俱增,那是一幅多么高雅和谐的自然生命与学术生命的诗意交往生活情景!那是学人心灵美感与自然之美之间一种多么自觉交往的哲理生存境界!这种生活情景与生存境界,彰显了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的创新理念和诗意治学意境。这首诗对他的著作的主题太重要了,所以,他在序言中专门引用了它,这真如白居易所言,“天意君须会,人间有好诗”。这是一种在治学中惬意享受人生的诗意审美感,从而化为智力思维活动的好奇心态和内心乐趣。正如学术史所昭示的,这种审美追求是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技术科学研究中的必备素质和人类的必要追求。俄罗斯数学家柯瓦列夫卡娅(1830—1891)就说过:“不能在心灵上作一个诗人,就不能成为一个数学家。”休谟也讲过:“事物的美存在于思考它们的心灵中。”这些话都道出了“心、新”治学的

① 芭蕉,多年生草本植物。晋代嵇含在《南方草木状》中称它为“望之如树,株大者一围余,叶长一丈或七八尺,广尺余,二尺许。”其果可食,但诗人多欣赏其叶。唐代诗人张说的《戏草树》诗有“戏问芭蕉叶,何愁心不开”之句;而唐代诗人张希复的《赠诸上人联句》中,也有“乘兴书芭叶,闲来入豆房”之句。此外,李商隐和钱珝这两位唐代诗人也分别有“芭蕉不展丁香结”和未展芭蕉叶的“芳心犹卷怯春寒”两句,写芭蕉叶与女人的愁思。

诗意底蕴。

在治学的诗意审美的好奇心和乐趣感方面,事实上也没有什么玄秘,也没有权威,有的是“九何而问”^①的问题意识。这就是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故?何果?何类?何向?何为?特别是处于“九何”中枢地位的那个“何故”之问,以及问到深处的深思。问与思的深处,便有治学的诗意之美。这是因为自然生命和学人的学术生命的本质是美的,否则就不值得学人去孜孜地上下求索。为了通过诗词的深厚审美情趣,美化治学者的心灵境界,在《东方民族主义思潮》“卷首叙意”中,我从《咏芭蕉诗》出发,寻觅到清人郑板桥的芭蕉诗:“芭蕉叶叶为多情,一叶才舒一叶生。自是相思抽不尽,却教风雨怨秋声。”这是一首咏芭蕉绿叶精神的佳作,吟出了芭蕉绿叶的情、思、怨三种审美心态,把芭蕉绿叶的生生不息精神化为多情与相思。尤其是人的“相思”与叶的“抽不尽”的“抽”字^②,以及雨打芭蕉绿叶的哀怨悲怆秋声之美,比起张载的诗更显出浓浓诗韵。人们多熟知郑板桥咏竹、兰的优秀诗作,在我看来,此芭蕉诗“实为郑诗中之一秀,它与钱大昕引张载咏芭蕉诗一道,各显‘理’、‘情’特色,而又归于心灵之书路”^③。

由此我又想起了王国维的“治学三境”说,即成大学问大事业必经的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他从晏殊、柳永和辛弃疾宋代三位词人名篇名言联句而成治学三境说,表现了他精微的审美能力与诗意感受能力。他融会了三段不同词作,将其组成了彼此有机联系的统一体。三个境界的递进发展,由立志苦求,由苦求而收获,终于豁然开朗的书路人生体验,既符合科学规律,又赋予审美艺术要求。他的治学三境说沟通了艺术与科学两个世界,是一条由古典走向现代、由诗意而进入学术的体悟创新之路,启发了许多学人。

我曾仿王国维的体例,用芭蕉绿叶的生命历程,结合张载、郑板桥的上述诗篇,又加上自己一首物我互动诗,组成了如下《诗意治学·芭蕉篇三趣》,旨

① 详见《世界历史:人类文明交往的新自觉时期》,《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2期。

② 郑板桥喜用“抽”字,来形象诗化思考的抽枝生叶过程。此处与思缕抽丝相伴随,“相思抽不尽”,生机盎然,与“风雨怨秋声”的苦乐相连,洋溢着新芽舒展和生生不息的芭蕉绿叶精神。

③ 详见《书路鸿踪录》,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25、427—434页。

在“用诗意总结一下我从《东方民族主义思潮》以来的治学历程”^①：

(一)心趣·横渠之“心新”咏

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

愿学新心养新德，长随新叶起新知。

(二)情趣·板桥之“相思”吟

芭蕉叶叶为多情，一叶才舒一叶生。

自是相思抽不尽，却教风雨怨秋声。

(三)乐趣·松榆之“互动”歌

芭蕉凋谢叶化扇，送风消暑结人缘。

栖而不息挥不止，乐在手脑互动间。

我的互动歌是写芭蕉草树绿叶的生命消亡之后，进一步变为有用之物，继而与人交往，仍起着送风消暑之用。^②这对学人治学而言，意味着诗意地栖居而仍生生不息，用手挥动芭蕉扇而促进脑的健康，用脑的思考之勤带动手写之勤，笔耕不已，享受着发现、发明和创造的乐趣。“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觉方能自强自信。自强自信的韧性恰似芭蕉叶枯死化扇与人结缘。这种手脑互动的乐趣，正好与张载、郑板桥的芭蕉绿叶精神中的心趣、情趣相连接，意味着诗意治学的趣味人生之路。因此，《诗意治学·芭蕉篇三趣》成为一个整体，是治学过程中的真、善、美的统一。大美为真、为善。在治学上求真向善的同时，美不可或缺，而诗意之美就体现在治学者的心趣、情趣、乐趣的创新意境之中。

四、余 论

《东方民族主义思潮》此次值 20 年之后再版，谨作以上简单说明。除了改正错别字外，一切仍保持当时原貌不变。因为它是反映一个历史时代民族

① 前引《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第二卷，第 8 集，第四编，第 816 页。

② 北周诗人庾信在《奉和夏日应令》诗中的“衫含蕉叶气，扇动竹花凉”，已看到芭蕉叶落化扇的送风消暑作用，并且提到“扇动”的凉爽意境，只是没有与手脑互动的治学境界相联系。

主义思潮的作品。不宜用现在的观点进行增删。人们在阅读它的时候,可以从中发现学术史上的演变轨迹。

1991年6月,完成《东方民族主义思潮》书稿时,我正值“坐五(十)望六(十)”之年。现在写这本书再版前言时,已经是八十一岁而望九十之年了。童年时写作文时常用“日月如梭,光阴似箭”、“时光荏苒”、“时间如白驹过隙”等形容“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但当时并不真正懂得时间的重要。现在回首过去,才感到岁月真是不饶人。面对这本书,即使想再作修改,也力不从心了。好在我的头脑不会停止思考,也不会放下手中的笔。只是想按老龄的规律,量力而行,以暮年之夕阳之光,添一柱新烛,烛照人类文明。为全球交往文明化、自觉化,尽寸草之心、尽绵薄之力、尽老骥之责,献出些许余晖,这是我暮年的心愿。

彭树智

2012年2月21日于北京松榆斋

目 录

第二版序言	1
卷首叙意:东方民族主义思潮与政治文化	1
一 从“科学鉴赏力”谈起	1
二 “政治文化”的概念	2
三 民族主义问题的各种观点	5
四 立意和结构	12

第一编 东亚及东南亚的民族主义与政治文化

第一章 孙中山与东方民族主义思潮	19
一 广阔的世界政治视野	20
二 广泛的国际政治战略	26
三 大亚洲主义的政治文化观	31
四 民族主义的理论核心	42
第二章 苏加诺的综合型民族主义	52
一 综合型民族主义的政治文化背景	53
二 从“三元”联合到建国“五基”	61
三 多种特点的东南亚民族主义	69
四 印度尼西亚民族团结与亚非团结	76

一	早期的东方政治改革活动	226
二	中期的西方宣传活动	231
三	泛伊斯兰主义的最后实践	237
四	宗教民族主义的政治文化观	240
第八章	从里达和卡瓦克比到巴扎兹和阿弗拉克	249
一	阿拉伯主义与青年土耳其革命	249
二	阿拉伯主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264
三	非穆斯林阿拉伯人的阿拉伯主义	279
第九章	萨提·胡斯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理论	290
一	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精神之父	290
二	民族政治文化观	295
三	“泛阿拉伯主义”的概念	300
四	阿拉伯统一和伊斯兰统一	310
五	胡斯里民族主义的理论渊源	317
第十章	纳赛尔与阿拉伯世界	323
一	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慧星	323
二	阿拉伯世界的历史性记录	328
三	阿拉伯世界的精神遗产	333
四	阿拉伯世界的革命哲学	338

卷首叙意：东方民族主义思潮与 政治文化

一 从“科学鉴赏力”谈起

在 20 世纪中期,有两位英国自然科学家提出了一个饶有兴趣的看法。他们认为,正像文学艺术领域中存在着鉴赏力一样,在科学研究领域中也存在着“科学鉴赏力”^①。另一位英国自然科学家更明确地指出:“在科学研究中,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常常不得不受以科学鉴赏力为依据的个人判断的指导。”^②我在写完《东方民族主义思潮》之后,仔细琢磨这三位学者的观点,感到确是经验之谈。

“科学鉴赏力”是科学实践中普遍存在的思维技巧问题,它对开拓有意义的新领域、新课题,对选定重点项目、空白环节有重要意义。“科学鉴赏力”不是任何人都会具有的,它只有在爱好科学、以科学研究为乐的人们中间才能发现。“科学鉴赏力”也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来自别人的经验、自己的经验和反复思考这三者的全部的总和。有些人把它描绘为对科学的美感或审美观,这是更高境界的“科学鉴赏力”。不过,在确定研究方向和研究课题方面,至少有两种常见的情况:一种表现于仅感到某方面的研究工作有价值,认为值得深入研究,但也许并不知其所以然;另一种则是善于用鉴赏力发现具有发展前途的研究方向和课题,比别人更有远见,能预见到它可能产生的效果,而不是把

① 哈达马、杰克昆斯:《数学领域中发明的心理学》,牛津大学 1945 年版。

② W.I.B.贝弗里奇:《科学研究的艺术》,陈捷译,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85 页。